

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

· 小说散文选 ·

重任在肩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重任在肩

· 小说散文选 ·

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
诞生五十周年征集小组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重任在肩

·小说散文选·

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
诞生五十周年征文小组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91·575 定价：0.37元

前 言

在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团结战斗、胜利前进的凯歌声中，我们编选的四本书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这四本书是：报告文学集《红日照征途》、小说散文集《重任在肩》、诗歌集《红霞万朵》、演唱集《马蹄声脆》。

党的“九大”以来，特别是去年年初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开展征文、文艺会演和美展三项活动以来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，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，我省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，正在蓬勃兴起。仅征文一项，就收到各种形式的作品一万多件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农兵、下乡知识青年、“五·七”战士的作品。这四本书就是从这些来稿中选编出来的。这些作品，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，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，努力塑造了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工农兵英雄人物。这四本书的出版是对我省一年来征文工作的初步总结，也是对我省文艺斗、批、改新成果的一个检阅，又是我们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

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的一个献礼。

我们深信，在这一基础上，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，我省广大业余和专业作者一定会更加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进一步实现毛主席的“**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**”的伟大号召，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！

由于我们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好，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理解不深，编选工作难免出现缺点和错误，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。

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
诞生五十周年征文小组

目 录

前言	(1)
检查工	工人 傅之贵(1)
正点发车	驻军某部 勇 征(16)
重任在肩	隋洪润 徐 莘(24)
三闯虎头岭	吉铁通化分局创作组(47)
新邮路	李鸢鹏 工人 汪 源(64)
并肩前进	社员 杨廷玉(78)
向阳渡	工人 杨子忱(93)
插旗	续文正(105)
高山春水	侯树槐(118)
小鹰展翅	敦化工农兵创作组(134)
蓝天掘井	驻军某部 击长空 吴拔鹰(139)
战马出征	驻军某部 马正文(145)
春满江南	红 山(152)

检 查 工

工 人 傳 之 貴

—

谭师傅由工宣队调回厂的信儿一传开，车工组的同志们就拉开架子要开欢迎会了。可是党委把他派给了我们检查站！我听到这个消息，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！

天还没放亮呢，我就睡不着了，起来扒拉两口饭，就一路小跑往厂里赶。你知道吗，我两年多没见着师傅啦！

夜里下了一场春雪，路上结着薄冰的泞水洼，被雪覆盖起来，一脚踏上去，就象踢翻了墨水瓶子似的，在洁白的雪地上，留下许多黑点子。一路上，我蹦蹦跳跳地走着，快到检查站门口时，忽然发现，在我面前有一串大而深的脚印。……

是谁来得这么早呢？

我轻轻推开门，走进屋里一看，愣住了：谭师傅端端正正地坐在桌边，一本打开的毛主席著作摆在眼前……

这情景，立刻使我想起六年前。那是我跟师傅学徒的头一天，也起了这么一个大早，想赶在他上班前，把准备工作做好，结果呢，就和今天一样，赶了个“晚集”。我记得清

清楚楚，当时出现在我眼前的，也是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！

看到师傅鬓边霜花般的白发，这种长年如一日坚持读书的劲头，使我很受感动。

“方虹！”师傅一侧脸看见我，高兴地招呼道：“哈，‘二十三窜一窜’——又长高了。”

师傅记性多好，记得我的岁数呢。

我紧紧握住他那双宽厚的大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师傅，跟六年前一样，您又走在头里了！”

师傅会意地笑了，摸摸鬓边，说：“到岁数了，这脑筋，一年比一年来的慢了，不抓紧读点书，锈住，那不抓瞎了！”

“才不是呢！”跟师傅，我是有话就说：“我看小报上登您的事迹了，题目是……是《人老心红志不衰，朝气蓬勃干革命》，对吧？我看搁您身上挺恰当。”

师傅眼睛眯缝起来了。凭以往的经验，我知道，师傅心里又在琢磨什么了。

“毛主席常嘱咐我们要善于学习。”师傅缓缓地说：“你师傅还学的很不够啊！每天起来一睁开眼睛，就有那么多新事物，新问题，需要学习。今天一进检查站，拿起卡尺这么一掂量，……我这心里也是忽悠儿忽悠儿的！”

我没理解透师傅后边这句话的真正含意，就接过来谈：

“一出现错检或漏检事故时，我这心就提溜起来了。当检查工，担多大责任啊！”

师傅瞅瞅我，把书合上，严肃地说：“我是觉得，个人担责任，是小事，不过是针鼻儿那么大吧；给革命造成损失，那是大事。同样一把卡尺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，和现

在，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。”

我说：“师傅，打您走以后，我已经把检查工作搬到了机床上，走出了工作室。”

“应该这样。”师傅亲切地看着我说，“可是，光做到这一步，还远远不够。”师傅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，知道了很多事情，朝我笑了笑，鼓励地说：“抽空，多和车间的同志们唠唠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，招呼我和他一同下车间。

车间里，马达轰响，新的战斗又打响了！

没有说的，我迈进车间的第一步，目标就是车工张宁……。

二

张宁是我们厂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，打球技术呱呱叫。文化大革命前，厂工会有个领导，锦标主义、风头主义思想较重，弄个球队，成年在外面转悠，张宁一度长期脱离生产。回到车间后，也是一下子煞不下心来，人在车间，心在球场。这样，他加工的零件，不合格的就比较多。为了给他留出返工时间，不影响下道工序，我每天总是先检查他的。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“制度”了。

我填好那些“合格证”、“报废单”和“回用单”，就挎上量具包，拎起装着表示“合格”、“报废”、“回用”的黄、红、蓝三种颜色的小油桶，一直朝张宁的床子走去。当然了，去就得准备吵。今天我可有主意了，你扎呼，我就把谭师傅请去，看他不狠狠批评你一顿才怪呢！

谭师傅一进车间，就和到了家里一样，大伙都很热乎的

跟他打招呼。他转了几个床子，就向张宁这边走来。

“好啊，小伙子，上床子啦！”师傅愉快地和张宁打着招呼。

张宁直起身子，见是谭师傅，乐得闭不上嘴。

“怎么样，还打球吗？”师傅问他，随手拿起他加工的一个零件。

“昨天中午还打了一场。”张宁一提起打球，就兴致勃勃。“师傅，您没看见这场球，打的真叫劲儿，对方5号擦板球真厉害！”

师傅对他的“擦板球”之类，只是笑笑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现在打球，和文化大革命前可是不同了……”

张宁赶忙插嘴：“那是，现在主要是赛思想，赛风格。”

“还不能影响厂里抓革命、促生产！”

师傅单刀直入地说。张宁慢声答应着，伏身去拧卡盘。我知道，这个动作表示他不想再谈下去了。

师傅却没有离开的意思，把拿在手里的圆形筒看了半天，微微皱起眉头，放下一个，又拿起一个，仔细地审视着。看师傅好象发现了什么问题，我往前凑了凑。张宁一回头，看见是我，大眼珠子一白愣，赌气似的，把手柄推上高速位置。

“师傅……”我刚要说话，师傅把拿在手里的第三个圆形筒递到张宁眼前，说：“哎！我说，你这活怎么不打毛刺？”

张宁抬头看了看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图纸没标哇！”

“怎么，这还要在图纸上标出来吗？”师傅看他那种不太在乎的神气，很不满。我听了也很生气。就是嘛，打毛刺是车工的常识，张宁怎么这样强词夺理！

可是张宁还是坚持地说：“如果必要，就应该标出。我反正是按图纸干活。再说，活又这么紧……”

师傅抑制着自己的激动，用发自肺腑的声音说：“小伙子，要记住，图纸上标出的，按图纸上的干；图纸上没标而应该干的，也要干。你要知道，有些要求，图纸上是不用标的，有时，也是标不出的啊！完全靠我们工人阶级对党、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！”

我忽然觉得，师傅这番话，不单是对张宁讲的，同时也是对我讲的。我不禁想到，作为一个质量检查员，我是按照什么规定在执行工作呢？光是按照写在纸面上的几条进行工作，够吗？……

我走到机台前，准备动手检查圆形筒的尺寸。张宁忽然冲我说：“我干废了一些活是事实，你向谭师傅汇报也是对的，可我希望你能谈全面点！”

啊，他以为师傅是听了我的汇报，特意来检查他的。真成问题！

师傅转过脸来，问我：“怎么，他常出废品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师傅的话，却对张宁“回敬”道：“师傅的话你听见了吧？我根本没有汇报过你的情况。”

师傅冷冷地看我一眼，责备地说：“这是你的优点吗？”

我感到脸上热辣辣的，张宁也羞愧地低下头去。半晌，他看着手里的摇把，挺委屈地说：“进厂子好几年了，连摇把都没捂热，尽让我赛球了……”

师傅耐心地说：“因为这个，就可以把活干废吗？”

“我是说，也得看看客观情况……”张宁嘟囔着。

“是要看看客观情况！”师傅的声音有些激昂，“可现在是个什么‘客观情况’呢？是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第四个五年计划，工交战线学大庆，一片热气腾腾！全国的工人阶级心想到一处，劲漂在一起，决心要把被刘少奇一类骗子耽误的时间夺回来，用抓革命、促生产的优异成绩，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，更有力地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，更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……这样的革命形势，要求我们学习好，把活干好。谁要是马马虎虎，觉不出自个儿肩膀头上的分量，那他就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，就算不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！”

我感到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头顶，一种强烈的感情在胸中奔腾。张宁的脸也一红一白的，挺不自在。

“小张，你站近点嘛。”师傅弯下身子，挨近张宁：“你离那么远，连划线都看不清，能干好活吗？”

张宁正在加工一个钢件。冷却油四处飞溅，有一股呛人味。他老是不安地挪蹭着双脚，不敢靠近，很怕溅上油污。

“真够呛，干么穿这么一双白球鞋上班！”他有点暗自后悔了。

“看，应该这样！你靠近点。”师傅随手把新洗的套袖扒下来：“你先把它缠在脚面子上。方虹啊，你一会到检查站，把我那双布底鞋给他拿来换上。”

“师傅，你那是新的呀！”我提醒说。

“我老天巴地的，能穿出个什么好赖来。他这球鞋叫油一拿，坏的该快了。”

师傅从张宁手里接过摇柄，重新对好刀，对他说：“小

伙子，你看着点，我这眼神不济，别打了刀。”

张宁看师傅对他这么客气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得了吧，师傅，谁不知道您：一道三刀，刀刀见屑。”

“那个不算数，思想歪了，怎么高的技术也得跑刀！”师傅说着干起来。

合金刀头发发出“滋滋”声，紫色的铁屑噼里叭啦落在油盘里，冷却油不时溅到师傅身上。零件很快地光亮起来……

我正看得出神，连长招呼我核对工件入库数字。我连忙向车间办公室走去。

我的心情很不平静，师傅这一系列言行，启发我思考许多事情。自从当了检查员，我还是第一次体验自责的感情。张宁的思想问题，我清清楚楚，他为自己辩解的那种理由，我也听过很多遍，但我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次思想工作，我只知道他是个“质量漏子”，所以一天没遍数地往他那儿跑，除了卡尺，就是千分尺，一个劲地卡活，卡得他渍头酸脸，我也气得够呛。是方法不对头呢？还是思想不对路呢？……

一只温暖的大手，轻轻落在我的肩上，我猛一抬头，见是师傅站在跟前。我立刻站起来，把自己心里要说的话，一古脑儿都倒了出来。

师傅凝神听着，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显得十分谦和。

“小方子，”他听完我的话，很郑重地对我说，“确实应该把以前的工作总结一下，先从思想上检查检查。检查工嘛，首先要心里有一把红色的千分尺。要把好全厂的产品质量关，得先把好思想关，尤其要先把好自己的思想关。在我们这要是出个豁子，那不定在哪就要决开个大口子！检查员，

要当好三员：一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，二是技术辅导员，三是质量检查员。第一是挂帅的。没有帅，就乱了营了。你不知道他心里作的什么劲儿，死个丁的光是去量他的活，不合格，你就甩纪子，一来二去，那不就‘将军’了。”

我高兴地摇着师傅的大手，说：“师傅，您讲的真好！”

师傅立即纠正我：“小方子，这哪是师傅的什么发明创造啊！这是毛主席三番五次教导我们的。我们只要把毛主席的书读通弄懂，那心里就象开着一扇天窗似的，老是那样豁然亮亮的。”

听了师傅的话，我立刻觉得，好象应该马上做点什么。于是，一步跨出车间办公室，直奔张宁的床子。

一走近张宁，我首先道歉地说：“张宁，刚才我的态度很不对头。”

他一扬手：“你算了吧！明是我的错，你检讨个啥！”

我说：“那你这是跟谁生气？”

“跟我自己！”

我说：“我也和你一样……”

“可你总还象个工人的样子。可我呢？……”

他没有说下去，猛地开起床子。我知道，和我一样，他心里也有一种强烈感情在冲击……。

三

房檐上的冰溜子滴苔滴苔地化尽了。和暖的阳光融化了大地上最后一点残雪。春风推开大小门窗，车间里更加朝气

蓬勃，人们的脚步也似乎变得更加轻快，师傅也越发忙碌起来。他帮助小韩和大刘两个，利用几个中午，治服了那台从外国进口的“老爷车”；和铣工班一起座谈批修整风的体会；起早贪黑为大批判专栏写稿……。同时，他最关心的，还是生产组最近下来的这批特急件——“TOI”。这个三吨重的部件，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来。车间组织了大会战，谭师傅特意让张宁也参加了。张宁挺争气，不分黑夜白天地拼上了。

快到“五·一”节那几天，市里举行篮球联赛。我们厂决定参加比赛，工代会老钟到处找人，张宁直劲儿躲着他。我心里话：张宁，这可是对你的考验！你可别辜负师傅最近对你的一番苦心，刚上道，别再拐出去！

这天中午，老钟闯到检查站来了。他问我：“方虹，看见张宁没有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跟我们检查站挺别扭吗！这儿根本摸不着他的影儿！”我装得一本正经，心想：知道也不能告诉你，他刚安生点，你又撩拨他。

“那是老皇历了！”老钟还真有点调查研究，他忽然想起条门路似的，问：“哎，小方，你快帮我把谭师傅找来吧。”

“你别想从谭师傅手里把张宁挖去！”我警告他，“谭师傅不训你算我白说。”

说着，谭师傅进屋了。

老钟高兴了：“谭师傅，我正想找你呢！”

谭师傅笑了：“你是找张宁，我知道。进来吧，小张！”

张宁推门一看老钟，转身要走，师傅一把把他拉进来：“干什么？还往哪蹿！”

张宁耷拉着眼皮：“我早发誓跟篮球一刀两断了！”

老钟莫名其妙地笑了：“这是唱的那出戏呢？”

我赞成张宁今天这个刚强劲儿，于是当场表态：“这是革命行动！”

“这是哪门子革命行动！？”师傅瞪我一眼，“‘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’，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。打球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们反对的是修正主义体育路线，不是一概反对打球；相反，我们支持把这项体育运动很好地开展起来，成为群众性的活动，为抓革命、促生产服务！”

说的我一句话也没了。……

晚上一下班，师傅连饭也没吃，拉着张宁坐上厂里大客车就奔市里灯光球场了；并且，还成了球队的“义务场外指导”，发现谁在比赛中有什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，马上叫“停”，提醒那个队员的注意。

师傅又成了运动员思想作风的检查员。

他用他的行动向我说明：一个检查员的服务职责范围是多么宽广！他的工作内容又是多么深刻！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我跟上师傅的脚步！

可是，要和师傅步步踩在一个点子上，却不是那么容易的！

五月十九日这天下午，厂党委突然接到中央有关部门打来的加急长途电话，要求“TOI”即刻准备出厂总装。

这个时间和原计划基本相符，虽然稍显紧张一点，只要在这最后几小时再加把劲儿，问题不大。我赶紧跑到车间，等着检查。

“怎么样，张宁？”我走到大车床前看了看表说：“到出厂时间只有两小时了。”

“我们给它来个快速进攻，没问题！”他一张口就是篮球术语。帽子推到脑后，露出的头发象刚洗过的一样。其他人也忙得满头大汗。

快要下班时候，车床忽然停了！

“停电了！”大伙一齐叫起来。

“方虹，量量，看看怎么样？”张宁抹着脸上的汗，喊着。我连声答应，赶紧拿出千分尺，量了量已加工过的部分。

“多少？”人们围上来问。

我怕不准，对对千分尺又量了一遍。

“到底多少？你倒吱声啊！”

“按要求，大一道。”我叹口气。

这时，师傅也闻讯赶来，一进屋就告诉大家：“这是临时停电。一个机要部门在接线。”转脸问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超差一道。”

师傅接过千分尺，又仔细地量了量。这时，大伙纷纷议论：

“再精车一刀就妥，这电，真找别扭！”

“要是一小时后来电，可把咱们逗啦！”

“这么大个家伙，超差一道，我看问题不大。”

“要我看，超差半道也不能出厂。要防止隐患。”

突然，张宁又凑上来一句：“那你说耽误了人家总装怎么办？”

这个问题确实提得很尖锐。如果在我这里卡住，影响总装，那后果是很严重的。而且，就目前我们的经验，这个大